

南斯拉夫的观音

台湾 / 张香华 / 著

I217.2

140

南斯拉夫的观音

台湾 / 张香华 /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南斯拉夫的观音 / 张香华著. - 北京: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997.12

ISBN 7-5057-1424-4

I.南… II.张… III.①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②诗歌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7)第26307号

书名	南斯拉夫的观音
作者	台湾 张香华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通县曙光印刷厂
规格	850×1168毫米 32开本 4.375 印张 84000字
版次	1998年5月第1版
印次	1998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册
书号	ISBN 7-5057-1424-4 / I · 388
定价	8.00元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17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 (010) 64668676 合同登记号: 图字01-98-0835

编者的话

张香华是台湾著名诗人，近年来多次亲历战火中的南斯拉夫，深入研究该地文学，以悲天悯人的情怀和敏锐的诗心写下了这部充满诗情且带着强烈时代烙印的书。出版该书旨在让大陆读者透过诗人的眼，真切感受到遥远国度的硝烟弥漫，读到南斯拉夫人民渴求和平的动人诗篇。但诗人的立场并不代表出版者的立场，在编辑过程中我们征得诗人的同意，对原书做了适合国情的删除。对文中台湾当局的一些组织名称如“外交部”等也做了加引号等技术处理，敬请读者阅读时注意。

编者

1997年10月

中文版序

张香华

旅行对我而言，一向有脱离现场的意味，好像平日生活在钢筋水泥的大厦丛林，来往于车流穿梭不息的都市马路，偶然需要回到原野，幕天席地，让风雨阳光洗涤身心，才能获取纾解与滋润一样。

几年前偶然来到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参加国际作家会议，原来只是我那一趟欧游的一个定点而已，没想到这一涉足，竟引发了我日后一连串的活动。

从此，这块土地上的动静，变成我生活的焦点。它激发我在写作上开辟一个向所未及的空间，使我开始撰写这一系列的文章与诗篇。并且陆续在台湾、香港、新加坡、菲律宾、马来西亚、中国大陆，凡是有华文读者的地区发

表。而我翻译的两位南斯拉夫诗人的作品，也分别在台北和北京出版。因为我不但热切盼望将自己对这块土地的热情、幻想、迷惑、赞叹展示出来，也盼望把杰出的南斯拉夫诗人的优美作品，介绍给各地区的华人朋友。

当他们的书籍出版，南斯拉夫两位学者诗人先后来台访问，而他们回去后，分别对台湾的政经、文化、学术、宗教以及文学现况，都有深入的报道。其中一位更帮助我编纂《中国当代诗选》顺利地在南斯拉夫出版。回顾这一连串事情的发生，我终于肯定这块土地已经不是我生活里偶然一过的旅游之点，而是我生命中一个奇异的转折。

感谢塞尔维亚国际文科教交流协会的支持，使我这些诗文有机会再一次用塞文在贝尔格莱德出版（我的第一本塞文作品是诗集《丝和暖酒》）。汉学家普舍奇·拉多萨夫和他的夫人金晓蕾在译事上的认真与敬业，帮助我厘清许多内容或观念上的模糊之处，使我感激。就在本书即将译竣之际，台北的圆神出版社曹又方女士也决定以中文版与南斯拉夫的塞语版同步出版。这本书能以两种文字面世，终于为我这几年来回于两国之间，留下一段双轨的记录。

每当我徘徊在贝尔格莱德的多瑙河畔，看到河水浩荡的流过，总使我想起一千多年前，中国诗人李白说：“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此不复回”这两句诗。现在，南斯拉夫的战火未熄，我收集了屡次重临斯土满身的尘土和风雨，让它们和我心中的河流汇聚在一起吧。

塞文版序

拉多萨夫·普舍奇(Radosav Pušić)

《南斯拉夫的观音》收集了所有的，女诗人张香华用自己深邃的诗人心灵捕捉到的南斯拉夫。通过她所接触认识的每一个人，透过这命运的万花筒，她触摸到了人们普遍的灾难、幸福和痛苦。

一个台湾女诗人如何会与我们这块土地紧紧相连？是好奇心？新闻焦点？战争？爱情？命运编织的谜网令人难以捉摸。

人是通过他人和不同的事物来认识自己。在这一系列有关南斯拉夫，和她的人民的散文和诗歌中，我们可以窥视到中国文化精神的特色。

—南斯拉夫的观音—

我们往往用自己熟悉的事物去把握那遥远不可知的东西。所以观音与白衣天使，那澜陀与海澜陀，石窟中的佛像与东正教教堂里的壁画，一切都有着秘密的联系。如一个杰出的画家，香华用画笔一笔一笔地让我们进入她所描绘的事物中。她从普通的日常琐事里，描绘出不同寻常的、难得可贵的一刻。不同的题材，如彩石子一样拼凑成我们今天生活的图画：通货膨胀、等汽油的长队、经济制裁等等。在这些南斯拉夫现今特有的环境中，女诗人却感受到了整个人类的灾难和不幸——它们违背人们的意愿，而人们却只是随着时间的风忽东忽西。

《南斯拉夫的观音》是一部充满诗情的集子，带着强烈的时代烙印。也正因为如此，这本书也是现代性的，是一部时代的见证书。

目 录

1	中文版序
1	塞文版序
1	丝和暖酒
6	下雪了吗,贝尔格莱德?
8	先卖武器,再卖正义
14	两妇人
16	进天堂的眼泪
21	新织的一匹丝
23	十字架和新月
29	从未沾水的火柴
31	海澜陀与那澜陀
36	南斯拉夫的观音
41	茶,不说话

43	三只手和一只眼
48	月圆还是月缺？
50	灭族
55	盲人摸象
60	秋黄
62	一面之辞
67	盆栽的沉思
69	岛民
76	黑色笑话·巧克力
80	巴尔干的命运
86	童话世界·间谍天地
91	飞行经验
94	距离是美
104	歌剧院·武士和他的座骑
107	伊莲娜
111	纪念品
113	猎香菇
121	别了，贝尔格莱德
124	带泪的传真

丝和暖酒

你能想像在炮火中读诗的滋味
吗？而且还是塞尔维亚人在炮火中读
中国诗人的诗。

《丝和暖酒》是我在南斯拉夫用塞尔维亚文出版的诗集名称。出版日期是南斯拉夫爆发内战之后的第二年（1992），地点在介乎首都贝尔格莱德和战云密布波斯尼亚间的文化城科鲁索瓦（Kruševac），时间和地点都令人觉得不可思议。此时此地，烽火硝烟弥漫，人心悒郁苦闷，货币在大幅度贬值……在这个当头，竟然有人爱读诗，想出版我的诗集，而且，还准备承印靛山·弭引博士（Dr. Dušan Pajin）和我合编的一本《中国当代诗选》（已于1994年由贝尔格莱德的 Filip Višnjić 公司出版）。你能想像在炮火中读诗的滋味吗？而且还是塞尔维亚人在炮火

中读中国诗人的诗。

一面为了宗教歧异和世代恩怨坚持不下，不惜流血牺牲、肝脑涂地；另一面雅好诗文，崇尚精致和美丽。在无论如何残破的局面下，都努力维持文化、艺术、音乐、宗教、诗歌……传统于不辍。冰雪的凛冽，酒火的辛辣，温柔与纤细和仇恨而狂野并存，这大概是南斯拉夫民族热情浪漫、冷峻狂暴、矛盾冲突的特殊气质吧！

我为什么会有这段因缘？如今回顾起来，连自己都觉得离奇。那一年，几乎在临时决定下，应邀到贝尔格莱德参加南斯拉夫一年一度的国际作家会议，当时的动机纯粹只是想看看这个东欧国家。没料到这一去，竟开始了我梦幻般的诗路之旅。平时撒下一把种子，往往歉收的多，却没料到有一粒种子落在巴尔干半岛上，发芽、抽长、茁壮、结实，像许多事情的发生一样，纯属偶然。南斯拉夫之行，也给我这样的感受。

第二年，译出了两本诗集：亚历山大·彼德罗夫(Dr. Alesander Petrov)的《乘着光的梯子下降》，靛山·弭引(Dr. Dušan Pajin)的《温馨的边缘》。相对的，我的诗集《丝和暖酒》在南斯拉夫出版，接着策划《中国当代诗选》的编选，并和翻译家拉多萨夫·普舍奇(Rodosav Pušić)一起斟酌，共同克服翻译上的困难。

再过一年，中译两本南斯拉夫诗集的原著诗人兼学者亚历山大·彼德罗夫，和靛山·弭引的相继来台讲学。两位诗人身分特殊，前者是俄国贵族后裔，落难入籍南斯

拉夫，竟高踞南斯拉夫作家协会主席之职，目前在美国匹兹堡大学任教，并且办英、塞双语版的报刊《保卫者》在美发行。后者则是研究东方哲学在东欧卓有声望的学者，任教于贝尔格莱德大学，精研佛理、老庄，同时也是画家、诗人。这两位人物的来访，我成了理所当然的穿针引线人，甚至义不容辞担任翻译。霎时间，俄罗斯、塞尔维亚文学中稀奇古怪的人名，瑰丽壮阔的意象，以致佛法中纯净归真而又宝相庄严的形貌，都在这一年之中，硬是恶补进脑子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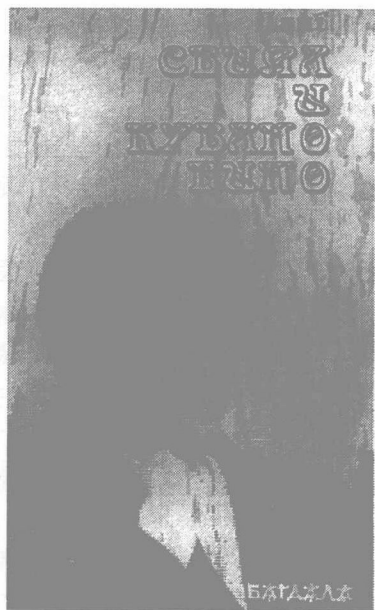
而我这一连串工作与学习的途中，前后四度被邀到南斯拉夫去。最近的一次是他们庆祝贝尔格莱德国际作家会议 30 周年庆。当我接到邀请函，正踌躇未决拿不定主意到底要去不去时，贝尔格莱德的朋友在电话里问我：“你踌躇什么？”

“不能老是由我出席呀，大会也该有一张新面孔。”我说。

“你是丝和暖酒。”听筒里传来恳切的呼唤：“你来了，这里才会温暖得起来。而且这种时候，除了你，谁会来？”朋友的声音中有凄风苦雨的味道。

“谁会来？”这真是一句问进心坎里的问话，而对今天的塞尔维亚人来说，就像是一把命中要害的利刃。

两年前，自从冷战结束，这个原来由六个共和国：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波斯尼亚、斯洛文尼亚、马其顿、蒙特内哥洛，以及两个自治省，科索沃、汰伊伏丁那，组合而成



作者被译为塞尔维亚文的诗集《丝和暖酒》。

（图片提供/张香华）

的联合共和国，就纷纷闹分裂独立，随即点燃了烽火，爆发激烈内战。其中武力最强的塞尔维亚被联合国施以军事和经济双重制裁，自此对外交通几乎被完全关闭，贝尔格莱德的机场变成一片大草坪，多瑙河由于没有船只通行，倒格外清澈的荡漾着碧波。穿过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火车与巴士，成了出入仅存的孔道。任何由外国要到贝尔格莱德的人，首先得搭飞机飞到邻近的匈牙利或罗马尼亚，再改搭一程陆地交通工具，才能抵达目的地——贝尔格莱德。

从台湾出发，由于直航东欧的航线有限——事实上只有长荣(Eva Airline)直飞只能到达维也纳——所以，加上转机和陆路原来只要四小时的行程，现在由于出入人潮造成一路盘查验证的延误，竟加倍费时到八个小时之久。因此，从台北中正机场起飞，到达贝市起码要三十几个小时，就更遑论要饱受新闻和电视上令人惊悸战争场面的威吓了。

听到他们用“丝和暖酒”来比喻我，我知道这不只是对我个人的盼望，而是对整个中国文化的向往。听筒的这一头，我顿时有一种中国人情深义重的情怀，我告诉南斯拉夫的朋友：“我一定来，你们听说过中国人说‘风雨故人来’的话吗？”

下雪了吗，贝尔格莱德？

下雪了吗？
贝尔格莱德的空气都凝结了
为什么还坚持？

雪，要落下来才算
银镶金镂，在遥远山巅的那一撮
哪里是我的心境？

我的雪，是大军压境
严阵封锁，昼夜戍守
箭在弦、弓满张
兵临城下，那一种

如果
点火和造冰，最后都不能成雪

——下雪了吗，贝尔格莱德？——

山巅银雪皑皑
便是不能抗拒的禁忌

掩上重门，回到屋内
饮酒
歌唱
烤火
沉思
我如何才能度过我内心的风雪

无所谓雪霁天晴
因为，雪毕竟未来过
我只是问问透明的酒杯中
温暖甜润的红酒